



「微公益」吹动两岸

本报记者 李炜娜

四川芦山发生7级大地震灾情传出后，港澳台各界第一时间伸出援手。港澳台各界名人慷慨捐助、民间慈善机构也深入灾区。对同胞苦难的感同身受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聚的爱心，成为大灾之后温暖人心的正能量。

救援伊始，两岸的普通人加入进来，捐款、捐物、守望灾区。地震后的灾区重建，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无论是一房一屋的重建还是走出痛失亲人阴影的心理重建，都需要更多普通人的加入。两岸间爱心传递和接力，使得“微公益”再度成为热点词汇。

“微公益”开启全民公益

“微公益”强调从微不足道的公益事情着手，积少成多。不同于名人做公益、富人做公益，“微公益”被视为平民公益和草根公益。

近日，有网友在灾区记录下了感人的一幕：婴儿的母亲在地震中丧生，4个月大的婴儿已经两天没喝到奶。从成都赶来的志愿者听说后，立刻把婴儿抱来喂奶。志愿者哺乳的照片被网友偶遇抓拍，这位志愿者因此被称作“最美妈妈”。

试想，如果没有网友的偶遇，我们大概都不会知道还有这样一位“最美妈妈”。于是，想起了黄福荣——香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货车司机，2010年4月14日在青海玉树地震中，他本来已经脱险，又返回孤儿院救出3名孤儿和1名教师，在余震中不幸牺牲。去世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黄福荣从2002年起已经开始在内地做慈善。还有汶川地震一年后，一群仍驻守在那儿的台湾

人。如果不是媒体的报道，我们大概也不会知道，正是这些志愿者一直在提供医疗服务和心理疏导。

不同于名人做公益、富人做公益，“微公益”被视为平民公益和草根公益。无论是“最美妈妈”、黄福荣或是坚守在汶川的台湾志愿者，他们显然都是一群普通人；而他们理解的公益，就是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，积少成多。

“微公益”或许“微小”，却点燃了每个人心中对善和温暖的向往，也把爱和温暖传递给每一个有需要的人。因此，有学者表示，“微公益”开启了全民公益的时代。而当“微公益”跨越两岸、跨越海峡，同胞骨肉守望相助更在瞬间闪耀光芒。

“待用咖啡”的两岸版本

“待用咖啡”起源于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。在那里，人们可以提前多买咖啡存在咖啡馆，让囊中羞涩的贫困者能够享受一杯温暖的咖啡。

“微公益”再度成为话题，有关“待用咖啡”的故事也在两岸热传。

近日，有媒体报道，台湾老板响应“微公益”，打造西安“待用快餐”爱心餐厅。高先生今年50岁，台北人，在西安经营一家餐厅，特色是“卤肉饭”。高先生说，“待用快餐”就像“待用咖啡”，有来就餐的客人提前多买一两份饭，留给流浪汉、低保户等困难人群。“店里一份卤肉饭16元，顾客要买成待用快餐的话，只需10元。”高先生每天拿出5份饭，4月13日推出“待用快餐”当天，就有客人加入预订。

也有台版“待用咖啡”。台湾新北市一

间面摊的老板娘看到“待用咖啡”的故事，便仿效着提供“待用面”，让单亲儿童、拾荒者和独居老人食用。老板娘颜林荫在接受采访时说，有一名拾荒的阿婆经过面摊，被她请进店吃面，她告诉阿婆：“好心人已经付钱了，你放心吃吧！”一碗面，却被视为珍宝，我自己都很感动！如今，单是面摊附近就有5间店铺跟进，提供“待用蔬菜”和“待用晚餐”。

在香港，低收入、失业人士或是贫困人士，可以通过“食物银行”领取食物。“食物银行”有不少是慈善机构或是民间团体开办的。“食物银行”的食物接受商家捐赠，

市民也可以直接捐赠。一块面包、一盒罐头、一片火腿，都可能成为贫困人家的一餐饭。

早在2011年的时候，在“海峡两岸年度汉字”的评选中，“微”字高票当选。主办方表示，“微”字受青睐，在于人们对“见微知著”的深切体会——一些微小的人、事、物，正改变着时代的进程，推进着社会的进步。“微公益”被视为是这样的力量。

“微公益”也须公开透明

微博的出现，极大降低了普通民众参与公益活动的成本。微博引发“微公益”的模式，成为一种全新的慈善方式。

西安高先生的“待用快餐”是响应了一则微博的呼吁。

在此次芦山震灾中，微博“微公益”平台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微博成为民众参与捐助的高效、便捷通道。据统计，单是新浪微博搭建的“微公益”捐款平台，截止4月22日，震后57个小时，接收到的捐款额已超过1亿元。

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微博用户的快速增长，“微公益”正以充满创意的方式凝聚来自普通个体的公益力量，捐款救灾、微博寻人、保护动物等等，微博引发“微公益”的模式，成为一种全新的慈善方式。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老师王少磊认为，利用网络发起公益项目能减少很多组织行动的成本，广泛影响他人对公共议题的关注，并增加参与感。

怎么做公益、做什么样的公益，也成为新兴命题。两岸连续3年举办了以“小



台湾老板的西安爱心餐厅

公益、大行动”为主题的挑战赛，面向中国内地、港澳台地区18至30周岁的年轻人征集公益创意和想法。如何为面临生活压力的乡村青年艺术家搭建大众展示平台？如何解决两岸普遍面临的海滩污染问题？两岸青年人一齐把目光投向文化“微公益”和环保“微公益”。

当然，微公益如果涉及到款项，也必须公开透明。除了通过微博晒收据外，目前，两岸都在开发和完善善款查询系统，捐款人可以通过输入手机号、姓名邮箱等查询捐款去向，做到最大限度的公正与透明。”王少磊进一步表示。



咖啡园到了

咖啡园主人

咖啡花开

咖啡花开

本报记者 陈晓星文/图

咖啡，谁在意的都是它的果实，如何烘焙，是否苦涩，够不够香醇，很少有人关注它最初的花朵。

4月14日，行到台南市东山区（县市合并前为乡），车子开始爬山，一丛丛缀满乳白色花朵的枝条从一侧的坡地上垂下来。坡地上竖着一块广告牌，上书：欢迎光临观光咖啡园。停车，进入咖啡园，主人黄春财是个温和的中年人，说闽南话，回答我的问题时礼貌地用“国语”，但很费力。他说我们来得正巧，昨天咖啡刚刚开花，咖啡花期短，只有3天，我们巧遇盛花期。细长的5瓣花，十几朵依偎成一个花球，衬着绿叶，将柔软斜长的枝条裹个密密实实。花香就是淡的咖啡香，初闻是香，香中有清冽之气，再闻又有苦的余味，不张扬不夺人，却神秘独特，令欣赏者一闻难忘。黄春财带着我们在他的咖啡园穿行，花的白与香在空气中流成一股泉，柔软地涌动着，拍打着人的身与心。

黄春财不时停下来给我们讲解一枝一叶，因为那里面有他的心血和全家的生计。他蹲下身双手扒土，有点得意地给我们看埋在咖啡树下的滴漏式浇水管，

水可直接渗入根部土壤，既省水，又不至影响花果。他说他的咖啡园每年开三季花（咖啡在不同的生长环境下开花次数不同），一棵树上可能同时有这季的花和上季的果，果实随熟随采，所以都是手工采摘。手工采摘的咖啡豆保证都是成熟度最合适的，如果是大咖啡园，用机器“摘光”采，就既有未成熟的又有熟过头的，口味会受影响。采咖啡豆的时候，村里的人会来帮工，干一天黄春财付1000元（新台币，下同）。他的咖啡园有1.7甲（1甲=10亩）地，过去是果园，10年前开始改种咖啡。因为地处三尖山下，就叫三尖山咖啡。回到销路，他说自己是小农经营，规模太小，咖啡又分大小年，产量不定，没法接商家的订单，只是靠散客的口碑卖咖啡。记者推荐他网络销售的方式，他说：“我可以让我儿子试试。”

黄春财改种咖啡，一是因为近几年台湾咖啡消费大增，二是东山素有种咖啡的传统，现在正被台南市重新打造成地方名产。早在日据时代，一位东山人

山，因东山有些地方在海拔800米左右，在北回归线上，气候、日照、湿度恰恰都适合咖啡生长，这株咖啡苗年年开花结果，山间的松鼠、鸟儿、猴子吃了咖啡果实，又四散开来排出咖啡种子，无意中成就了东山特殊的咖啡风味，咖啡种植因此兴起。

日本战败离台后，咖啡需求减少，往昔的咖啡园都改回茶园果园。10多年前台湾兴起咖啡风潮，咖啡种植又相继恢复。配合一乡一特产的重振乡村计划，东山打造咖啡品牌，举办咖啡节，开辟咖啡一条街，希望以咖啡带动观光农业的发展。

坐在三尖山咖啡园简朴的咖啡长桌前，老板娘端出刚煮的咖啡。好咖啡不需加糖加奶，咖啡的酸、涩、苦都柔和得不令味蕾反感，反而在淡淡的刺激后涌出甘甜，这一杯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面对三尖山，四周咖啡花开，虽然老板的咖啡不便宜，400元一盒，内装10包，比台北超市里的袋装咖啡还要贵，但不少人还是放下杯子去买。因为咖啡就出自脚下这块土地，也因为咖啡花正在身边绽放。

随着两岸交流交往的加深，在大陆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——“台二代”。他们是台湾人，却从小就跟随父母来到大陆生活、学习。长大后的他们，回到台湾却发现自己“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言语举止，甚至是思考方式，都一点一点地和故乡渐行渐远”。近日，有“台二代”投书台湾媒体，说出了心中的疑惑和纠结。

——编者



台二代 “回去” 还是 “回来”？

简心怡

清明回台扫墓，从北京到香港转机去台北。在等待过关的时候，又一次，我早早将自己的两本绿色证件拿出来，紧紧攥在手中。和往常一样，在满是红色证件的队伍中，这果然引起了一些人的注目。

是的，这是我小小的病态癖好——在大陆成长，平时想尽办法让自己和其它人一样，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恨不得昭告天下我是台湾人。

可是扪心自问，除了手中的证件，我有什么底气能这么说呢？13年来，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言语举止，甚至是思考方式，我都一点一点地和故乡渐行渐远。

现在，我住在北京而不是台北。我念的是北大而不是台大。我使用拼音而不是注音符号。我上人人网和QQ而不是脸书和MSN。我说的坐的是地铁而不是捷运。我知道移动和联通却不知道中华电信和台湾大哥大。我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、河南、广州，却从来没有坐火车从台北到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。我在中国银行存钱，却不知道台湾的银行下午3点半就停止营业。

是的，这些不过是生活习惯而已。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。可是当超商的店员听不懂我说话；当水平书店的老板问我：“小弟，你是大陆来的吧？”当我在淡水买铁蛋，热情的小哥说：“你从哪里来啊？”，本来就是台湾人？真的吗？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”当我看不懂公车站牌，上了车总是忘记先看是上车付费还是下车付费就刷卡，下车又总是忘了和司机叔叔说谢谢……当这些事一而再地发生，它们好像就不再只是不同的生活习惯，而是逐渐积淀成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。我在这头，台湾在那头。

小时候，来大陆是父母的决定，我和弟弟没得选择；现在长大了，回台湾可以自己做主了。可是，我已经弄不清楚，到底是“回去”，还是“回来”？

在大陆同学和同事的眼里，我依旧是，也必须是，一个台湾人，一个外在于他们的“他者”。而回到台湾，我还是“你们”，是不属于“我们”的那个人。可是我仍想问：我是谁？

两岸生活小词典

说明：台湾士林夜市著名的小吃之一。实际上是细小的粉圆，因其煮熟之后，中心会呈现白白的一点，看起来像是青蛙卵因而得名。通常直接加糖水或者再加一些柠檬、爱玉饮用，亦可将其加在刨冰里当配料食用。

青蛙下蛋

说明：一种台湾小吃。将体积较大的糯米肠切开后，再夹住体积较小的台式香肠，即成为“大肠包小肠”。

大肠包小肠

说明：闽南语，客家话称之为“糍粑”，是一种流行于台湾的精緻小点心。它的外皮采用糯米、糖等原料制成，配合各种不同馅料，口感很爽滑而味道香甜。以花莲麻糍最为著名。

麻糍